

# 于右任與復旦大學

(本文插圖刊第5、41、106頁)

●許有成 (中國大陸歷史學家)

## 「復旦孝子」掀髯不忤

國民黨元老于右任，八十年來，一直被復旦大學的校友交口稱譽。老校友們常說：「寫復旦不能不寫與復旦有關的三個人，這三個人對於復旦的產生與光大，有莫大關係，沒有他們三位，可以說就沒有復旦」，「第一位是馬相伯，第二位是于右任，第三位是李登輝（一八七二—一九四七）」。趙聚鈺學長在慶祝復旦建校五十週年時曾說：「于右任先生對復旦，可謂五十年中精神貫注者，同學會老同學中有一句笑話，說于右任是復旦的孝子，于右任聽了掀髯不以爲忤。五十年來，從復旦創立到勝利復員，學校到了任何危險關頭，于右任無不挺身而出。」

這話一點也不假，從一九〇五年于右任追隨馬相伯創建復旦公學開始，終其一生，除在西北和在北伐的一段時間與復旦稍微疏遠外，始終與復旦休戚與共、甘苦共嘗。每遇復旦危難之時，必挺身而出，其拳拳大者，即有三次。

第一次是脫離震旦創辦復旦。  
一九〇三年年底，于右任的『半哭半笑樓詩

草』結集問世，卷首上印有披髮赤膊照片，像的兩旁有一聯：「換太平以頸血，愛自由如髮妻」

，「詩草」對楊貴妃大加痛伐，隱有所指，還有「革命才能不自囚」等句。詩集一出，風行三秦，洛陽紙貴。

一九〇四年初，于右任赴開封應試，三原縣令德銳即以詩集爲據，向陝甘總督升允密報其爲革命黨，請革去其舉人，緝捕歸案。升允閱後狂呼：「逆豎倡言革命，大逆不道。」密報清廷，下令通緝，有「無論行抵何處，拿獲即行正法」等語。此事幸被于右任的同學李和甫之父雨田知悉，派「急足」日夜兼程到開封報信，于右任即逃往上海。

## 震旦一年印象難忘

到上海後，居吳仲祺家識震旦學院陝籍學生雷祝三等，雷向監院（校長）馬相伯談及于右任亡命來滬之事，馬認爲于寄食吳家，終非長策，遂派雷祝三召其入震旦就讀。于右任怕給馬相伯添麻煩，遂化名劉學裕著學籍。馬相伯知道他經濟困難，免去了他的學費和膳費，就心他不習慣

南方的伙食，每隔些時日，特做一些麵食邀他一道進餐。

馬相伯對于右任這樣無微不至的關懷，使于頗不自安。是時，正當蘇報案後，『文網苛密，頗有以先生此舉爲不利於學校者。先生獨不懼，笑謂右任曰：「余以國民一份子之義務，爲子作東道主矣！」』一九三九年于在二十五歲前的自傳中曾寫道：「到上海以後，受恩最重，得益最多的，是亡師馬相伯。」于右任一生師事馬相伯，自稱「受業」，尊馬相伯爲「夫子」，因緣實由於此。

馬相伯在半個世紀前頗享盛名，特別是在九一八事變後，他已九十二歲高齡，猶奮起倡言抗日，被譽爲愛國老人。關於他的一生，于右任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親自撰寫的祭文中有一「嗟師之生，憂患百年。羅胸武庫，握手空拳。報國之心，托於造士。篤志殫精，忘其暮齒」等句，對馬相伯作了高度的評價。

馬相伯生於一八四〇年，十二歲時從家鄉鎮江隻身到上海，入法國天主教會所辦依納爵公學（今徐匯中學）學習，後在耶穌會大學院取得神

學博士學位，前後十九年，學了拉丁文、法文、希臘文、數學、天文學、哲學、神學和中國文學等課，成績優異，教會授神職為司鐸（神甫），傳教於寧國、徐州一帶；後因對教會不滿，退出教會，走入仕途。初佐山東藩司余紫垣，後追隨李鴻章達二十年之久。在此期間，他到過日本、朝鮮、美、英、法和義大利等國。

一八八七年，馬相伯趁在美國借款功敗垂成之機，轉赴歐洲遊歷，到了倫敦、巴黎和羅馬等許多城市，參觀和考察了一些大學，深知「自強之道，以作育人才為本，求才之道，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」的道理，因而在一九〇〇年將其青浦、松江良田三千畝，捐獻給耶穌會，以資助優秀青年就學。耶穌會接受了他的田產，但未辦學。

後來，蔡元培認為求西學必先通其文字，而拉丁文又為歐洲各國語言之根本，決心向馬相伯學習拉丁文，每日清晨即來馬寓學習。馬相伯考慮到蔡元培重任在肩，中年事繁，不容易堅持，建議他從他任教的南洋公學（今交通大學前身）中選一些青年學子來學習。蔡元培選了胡敦復、貝季眉等二十四名青年來馬處學習。馬相伯晚年回憶說，我教了二十四個學生，稍稍有點成績，各省有志之士，皆不遠數千里而來，其中有八個少壯翰林，二十幾個孝廉公。這樣一來，我們就覺得有把組織擴大之必要。

後來南洋公學鬧學潮，學生集體退學，多數學生另組愛國學社繼續求學，亦有項驥等人立羣馬相伯門牆，協助他創辦學院。

## 為馬相伯併創復旦

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，震旦學院正式開學。

「震旦」兩字係梵文中國的稱謂，亦具有「東方旦明」（曙光）的含義，故法文取名AURORA。馬相伯任監院（校長），其餘幹事均由同學輪流擔任。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終於誕生了。

馬相伯對辦學提出了三條原則：一、崇尚科學；二、注重文藝；三、不談教理。

所謂「崇尚科學」，就是要使學生重視近代科學的學習，以科學的態度來研究學問；所謂「注重文藝」，就是要求學生對包括人文科學在內的社會科學予以重視，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貯藏；至於「不談教理」，則是針對教會而言。震旦學院創辦時，一無校舍，二無師資，借徐家匯老天文臺餘屋為校舍，請耶穌會的傳教士兼課。馬相伯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，但為了使學校能真正為祖國培養人才，他却訂下了「宗教離開課堂」的規章。

于右任是一九〇四年五月進入震旦學院學習的，到一九〇五年二月震旦學生因反對教會而集體退學為止，在校學習不到一年，為時甚短，但他對震旦却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。一九三七年，馬相伯九十八歲壽辰，于右任在他所寫祝壽文章中，把震旦的特點概括如下：

一曰尚自治。時及門諸子，既泰半為成學負志之士，故先生除自長教務外，校中行政，一切派學生任之。其初級教科，亦由高材生轉相傳習，蓋先生以吾國政治

習於專制，國民自治能力，久已消失，欲藉此為實施民治之試驗地也。二曰導門徑。學院畢業，僅限二年，尋科數墨，非特為時間所不許，抑與教育成材之法不合。故一切學科，重在開示門徑，養成學者自由研究之風。彼教會學校以教授兒童之法教授成人，實由不知心理發展之過程所致。先生此法，實當日過渡時代對症之良藥也。三曰重演講。學院於每星期日，必由先生集諸生演說，或討論學術，或研究時事，習以為常。先生本長於演說，高談雄辯，風趣橫生，諸同學傳其衣鉢。故出校以後，從事政治革命運動，受用不盡，亦震旦一特點也。四曰習兵操。學院規制，參酌歐美研究院而定，普遍課程，不必求備。惟兵式體操，則為人人所必習，且延法國駐滬軍人為教官，備置槍械，實行打靶，形式整齊。

像這樣一所與當時國立和教會學校迥異，頗具特色的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，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却被某些帝國主義份子所規奪。

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：一九〇五年陰曆二月二日，新學期剛開始，外籍教師仗着有耶穌會的背景，製造事端，要學生呈驗繳費單，並裁去英語課，強迫學生學習法文等，侵犯了學院的行政權限，並強制馬相伯入醫院「養病」，由耶穌會神甫南從周總攬學院管理權，學生得悉後大

嘩，由幹事沈步洲召集學生開會，說明教會奪權之陰謀，目前解決之辦法，唯有退學一途，凡贊成退學者簽名於一紙，不贊成者另簽一紙。結果，一百三十人贊成，二人不贊成。於是，學生摘下校牌，搬走教具，憤然離校。

退學學生推葉仲裕、于右任、邵力子、王侃叔、沈步洲、張軼歐、葉藻庭七人為幹事，商議復學辦法。後來七幹事中，有的出國深造，有的離滬，有的回家，「朋儕星散，致實際負責者僅餘葉仲裕及予（于右任自稱，下同）二人。予與葉君原擬出國研習，乃以興學之故，寧犧牲負笈國外之時機，而願見此新學府之建立。盡力圖謀，卒底於成。」馬相伯等又邀集熱心教育事業的嚴復、曾少卿、薩鎮冰、熊希齡、沈衛（于右任之老師沈淇泉，六年前沈任陝西提學使時，對于右任提拔甚力，此時賦閑在滬，應于右任之邀，贊助成立新校）、張謇、袁希濤、葉景葵、狄葆賢等二十八人為校董，募集建校資金，共襄其事。

是時，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的天津海關道周馥已升任兩江總督；他與馬相伯本係舊交，上海是他管轄之地，馬相伯請他撥款資助震旦退學學生建校。周馥慨然允諾，撥款一萬兩充作開辦費，指借吳淞提鎮行轅衙署為臨時校舍。至於校名，鑒於南從周等人盜用「震旦」之名登報繼續招生，馬相伯採納了于右任的建議，從「卿雲歌」中擷取「復旦」兩字為校名，表示不忘「震旦」之舊，更含恢復中華之意。是年中秋節，復旦公學在吳淞開學，馬相伯為監督（校長），于右任

則作為馬相伯的書記（秘書）兼授國文，稍後還一度兼任兵學教員（上軍事體操課），共同創建新校。

### 再為復校全力奔走

于右任第二次援手復旦是在辛亥革命時，吳淞校舍被李燮和的光復軍據為司令部，復旦不得已只好暫遷無錫惠山。未幾，無錫光復，江蘇旋亦歸附革命，學校經費無着，校舍被佔，學子星散。時李登輝教務長亦離開復旦，先後任職於「共和西報」和中華書局，復旦已名存實亡。

民國肇建，于右任為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次長，因總長湯壽潛未到任，于代理部務。由於于右任在南京臨時政府中的地位，復旦新舊同學紛紛向于提出復校問題。于右任乃邀集復旦校友胡敦復（以後任過大同大學校長）等，以復旦舊學生名義，聯名上書臨時政府教育部，請臨時政府幫助復旦復校。

復校最大的困難，莫過於校舍與經費。吳淞校址原係舊式衙署，地雖寬敞，而房舍破舊，本不宜作校舍。當初選定吳淞提鎮衙署為校址，亦係臨時性質，俟日後經費有着落時，再在吳淞炮臺灣營建新校舍。現在，清廷傾圮，學校經費無着，吳淞校址經駐兵及戰亂，更形破敗不堪，實難再作校舍。是時，南京臨時政府財政極端困難，如呈請撥款營建新校舍，事必不成。幸于右任當時家住上海法租界打鐵浜，距徐家匯李公祠不遠，對李公祠房舍甚悉，主動在「呈條」中提出請撥李公祠為復旦校舍。教育總長蔡元培接到報

告後，鼎力支持，當即在「呈條」上批示：「呈悉。該校開辦以來，一切課程，悉仿歐美，歷屆畢業，成績尚著，自應准予立案。至所請移咨江蘇都督撥借校舍一節，業已如呈辦理矣。」還決定撥款一萬元作為復旦復校的經費。

由於有蔡元培的批示，江蘇代理都督莊蘊寬令飭上海縣民政長吳馨，將李公祠房舍情況查明具報。吳馨詳查後具覆：「李公祠地位寬敞，屋宇較多，除正屋奉祀民國死難諸烈士不作別用外，其餘房屋，可敷復旦校舍之用，以之借於復旦，似亦兩不相妨。唯李公祠現有軍隊駐紮，」所有軍隊能否即行遷讓，由該校就近呈明滬軍都督酌辦。」

莊蘊寬代理都督雖然批准了復旦借用李公祠，但當時黃郛所部有一營士兵駐紮其間，經于右任等多方奔走說項，陳英士等人也從旁相助，于右任還建議復旦先行租賃房屋掛牌招生，爭取社會人士的同情。由於措施合理得當，黃郛所部終於在一九一二年夏季撤走，離散將近一年的復旦師生，於是年九月在徐家匯李公祠復校。于右任此次援救復旦之功，實不可沒。

### 保持校名改為國立

于右任第三次援手復旦是在一九四一年。九一八事變後，各校一時呈騷動不安之象，尤以滬上諸校為甚，滬上諸校，尤以復旦母校為烈。（引自一九六六年吳南軒在臺灣時的講話）復旦師生率先五次赴京請願，當局迫使支持學生運動的李登輝老校長去職，還擬將復旦遷至無

錫川宜與公路之間的大雷嘴，使復旦遠離上海，減少其影響，後因抗日戰爭爆發而未果。其後，復旦先遷廬山，後蕪湖失守，九江危急，再遷重慶。

遷川以後，復旦師生繼續發揚光榮傳統，前仆後繼，為堅持抗日而奮鬥。

是時，復旦經濟極度困難，學生泰半來自淪陷區，不唯不能繳學費，還需學校加以救濟，這對於一所無基金會或財團支持的私立大學而言，是絕對無法承受的。因此，國民政府教育部趁復旦經濟不支之際，擬將復旦與江蘇醫學院合併，改為國立，更名為「江蘇大學」。消息透露出來，復旦師生一致反對，堅決要求保留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「復旦」校名。于右任為國民政府中居官最高的校友，亦支持復旦師生的要求。他多方奔走，在當局和復旦校董之間，為保持復旦而頻繁活動。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七日下午三時，他在重慶嘉陵賓館親自召開在渝復旦校董會議，詳細討論了復旦改為國立的條件和保留校名的問題，獲得校董們的一致贊同。

藎昔筆者偶聞重慶復旦老校友言，在國民政府討論復旦改為國立時，尚有一段插曲。當時，蔣中正兼行政院長，孔祥熙副之，行政院一般例會，皆孔主持，蔣絕少參加。某日，因有重要議程，蔣親自出席並主持會議，還邀請各院院長參加，于右任時任監察院長，亦得與會。當原定議程討論完畢時，蔣照例問一下：還有什麼事？如無人講話，即宣佈散會。蔣話音剛落，于右任即欠身說，復旦大學改為國立一事，早有報告送陳

(立夫)部長，是否趁空討論一下，蔣猝不及防，只得說：可以。因而命陳立夫將復旦的報告簡述一遍，蔣問：你們有什麼意見？與會者因無思想準備，縱有意見，也不便在蔣面前冒失發言，如表示異議，又恐于右任不高興，全場默然。蔣見無人發言，只得說：大家沒有意見，就算通過。復旦改為國立保留校名一事，就這樣定了下來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國民政府主席林森、行政院長蔣中正、教育部長陳立夫聯名發佈命令：私立復旦大學改為國立。爾後，重慶北碚復旦校門及勝利後上海江灣校門上的「國立復旦大學」六個大字，均為于右任手書。

### 創建維護功垂千古

以上就是于右任三次援救復旦的始末。實際上，于右任援手復旦的事例還很多，如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時，復旦校舍被毀多處，學校向校友及社會人士募捐修屋，于右任為官清廉，家無恒產，亦帶頭慨捐一千元相助。又如北碚復旦相伯圖書館竣工後，圖書極端匱乏，于右任在重慶舉行了一次書法展覽，他將出售展品的全部收入捐給復旦大學相伯圖書館購書。

于右任逝世已二十六年多了，不管時光怎樣流逝，海峽兩岸的復旦校友，將永遠懷念這位創建和維護復旦的大功臣。【本文撰稿人為復旦大學副教授，大陸第一本「于右任傳」的作者】

聖文叢書

# 戴笠新傳

費雲文著

全一冊定價貳佰元精裝定價叁佰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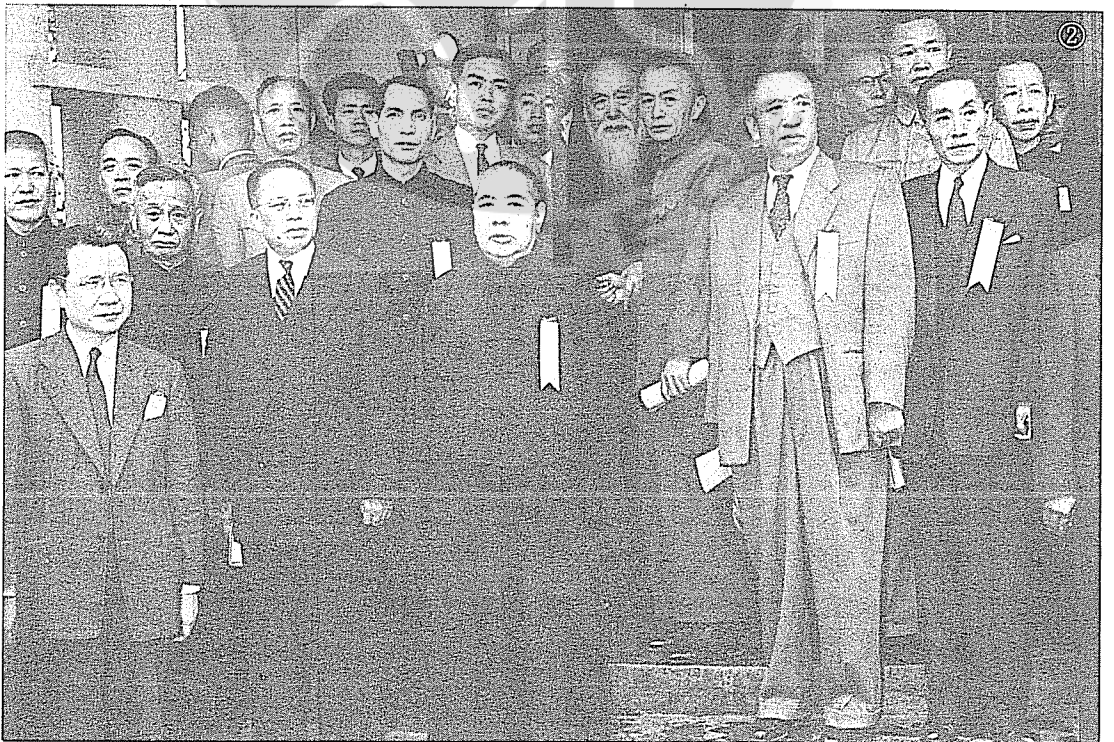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，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③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④戴笠與雷鳴遠⑤戴笠與現代警察⑥戴笠與鄭介民⑦戴笠鋤奸記⑧戴笠與毛人鳳⑨戴笠的幾個戰場⑩戴笠軼事⑪戴笠生平事蹟簡表。附戴笠珍貴圖照數十張，四百餘頁，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，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，精裝三百元，聖文書局出版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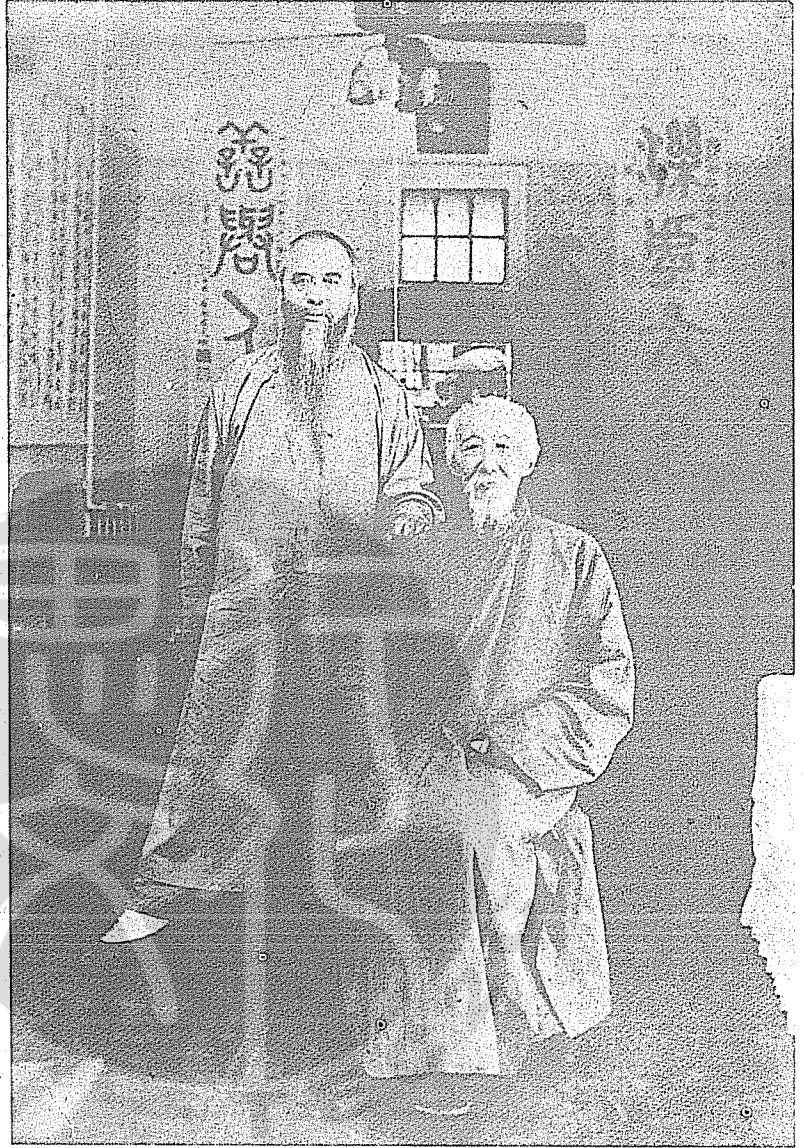
于右任紀念圖照（參見107 頁許有成文）

①于右任（左三）與復旦校友餐敘。

②于右任（中）民國43 年與台北政要（右起）：洪蘭友、余井塘、章嘉、俞鴻鈞、陶希聖等合影。



此民二十年九月攝於上海徐家匯  
 相伯先生之廬也  
 于右任  
 民國四十七年



許有成「于右任與復旦大學」插圖（文見107頁）。

于右任圖照（參見一〇七頁許有成文）

①于右任與胡適合影。

②于右任（前排中）與莫德惠（于左）張默君（于右）等合影。

③民國二十年于右任（中）就任監察院長與蔣介石（前排右四）、胡漢民（前排右五）等合影。

